

客都梅州历史名人

廖昆玉故事系列

上集

曾拓路君 编著

昆玉先生是——

诙谐风趣的代
聪明智慧的象
勇斗邪恶的好
正直善良的仁
人



书在手，快乐将永远陪伴着你

二〇〇六年六月

廖昆玉故事系列

曾拓路君 編著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二〇〇六年六月

廖昆玉先生赞

昆玉先生	聪敏性刚
博览群书	满腹文章
同情穷人	仗义四方
敢斗权贵	正气高扬
转眼是计	捉弄豪强
诙谐风趣	笑破肚肠
听佢故事	终生难忘
乐趣无穷	烦恼扫光
心情愉快	长寿健康

广州客家人廖昆玉酒楼

客家人



廖昆玉

真材实料 正本清源

地址:广州市天河区龙口西路138号

电话:(020)85517766

目 录

1	廖昆玉简介
3	廖昆玉故事系列
3	(一)巧提待遇,妙称技能
4	(二)脱秧有算,蒔田唔使讲
7	(三)割禾少留“禾稿髻”,打禾枝枝冇只谷
10	(四)百七八两三担
12	(五)驶牛叮叮转
15	(六)附近到处都是人呀!
17	(七)“腊肠”的故事
20	(八)年终结算
22	(九)智破“臭屁案”
24	(十)“亲嘴”的故事
27	(十一)白狗跑到哪里去了?
30	(十二)三治蛮牛精
35	(十三)敬灶妙语
37	(十四)治“狂”妙方
41	(十五)硕鼠祭丈人
43	(十六)借名骂贼讽财主
46	(十七)绝妙对句气员外
49	(十八)廖昆玉捉鬼

附:

53 新增广

廖昆玉简介

廖昆玉，明末清初秀才，叶塘三口塘人，原名若鲁，又名昆鹿。兄弟两人，北名若登，又名昆乐。

廖昆玉出身书香世家，四代秀才：祖父积玉和伯父廖蜜，父亲廖宓，叔父廖宪均为邑庠生；三叔廖寅，贡生，曾任合浦县教谕。

从兴宁廖氏落基祖廖德沅算起，廖昆玉为十二世，妻黄氏，生二子：来庆（秀才）和来朝。

清康熙甲辰年（1664年），廖昆玉的曾孙廖上达由三口塘偕眷迁江西龙泉县；后因战乱，又于1674年再迁湖南光华（今浏阳市）七宝山荷塘乡。是为当地廖氏开基祖，现其后裔有1300人左右，1998年曾来信联系。

廖昆玉的祖屋是叶塘三口塘的“万安围”。为兴宁廖氏三世祖廖思温所建，现仍完好。

廖昆玉聪明好学，博览群书，天文地理，三教九流，无所不通；医学，看相，测字，样样皆能，还学得一套防身的“散手”。他淡泊名利，无意仕途；安贫乐道，诙谐风趣，赋性刚直，喜抱不平；同情贫弱，藐视权贵，在乡间做了许多好事。几百年来一直为广大人民所传颂。

距三口塘约三公里处，有个小地名叫“水窿”，它的背面是三变水库。从水窿再向西北走约百米，那里有个天然的面积约40平方米的石洞，就是廖昆玉当年讲课的教室。后因他赋性刚直，不平则鸣，得罪了当地几位地头蛇，教学常受干扰而停办。

廖昆玉墓筑于该村上坑的马喜塘山腰。惜于史前无例的文化大革命中当作“四旧”被毁。

廖昆玉之堂弟廖若效迁惠阳观音山，其后裔有300多人。于2001年曾派人来叶塘寻根问祖。

（一）巧提待遇 妙称技能

一年正月，叶塘肖屋外号“铁锁鬼”的财主，四处张贴招长工广告，说是工钱面议。因他奸枭阴险出了名，大家怕上当，广告贴了好几天，还不见有人应招。廖昆玉的弟弟昆乐，就曾在铁锁鬼家当了一年长工，年终结算时，被他左除右扣，竟空手而归。廖昆玉想，这回应是为弟弟讨回工钱的机会了，便前往肖府面见铁锁鬼，说是前来应招，愿当肖府长工。但要事先订个合同，言明每月工钱多少，年终结帐付清。铁锁鬼见廖昆玉体质健壮，人又机灵，心中暗喜。问：“你会干什么？”

“脱秧有算，莳田唔使讲；割禾冇人比涯快，打禾枝枝冇只谷；挑谷嘛，百七八两三担；驶牛叮叮转……”廖昆玉像念快板似的答道。

“唔，我看你就是个干活好手！”铁锁鬼喜出望外。接着问：“你每月想要多少工钱？”

“每日一筒烟，五日一簍谷，入年价结帐付

清，如何？”

铁锁鬼一听，心想，一篓最多只能装十斤谷子，平均每天才两斤，便宜；至以一日一筒烟，就更是小事了。于是连声说：“好，好，一言为定，并即订了合同，双方签了名打了指模。

廖昆玉在回家路上，想想今天订的合同内容和今后准备把铁锁鬼当猴耍的做法，自己也忍俊不禁而频频发笑。

（二）脱秧有算 蒔田唔使讲

廖昆玉在铁锁鬼家当长工，没有固定的任务，扫地、挑水、蒔田、驶牛……什么都干。转眼到了春耕时节，铁锁鬼叫廖昆玉去脱秧。廖昆玉到了秧田里，弯下腰来慢条斯里的卷裤脚，老半天没动手脱秧。那时，铁锁鬼来了，看到廖昆玉还在卷裤脚没动工，不禁无名火冒三千丈，厉声问：“廖昆玉，你在搞什么鬼，出工快半点钟了，你两个裤脚还没卷好，你要不要工钱？”

“太公有所不知，所以这么难是有原因的：一是我有生以来还没卷过裤脚，这次是初学，速度当然就比人慢了；二是我穿的裤子裤管太宽，卷好了又掉下来……”

“裤管太宽，先把它折狭再卷不就牢了吗？”

廖昆玉装模作样的按此法再卷，牢了，高兴地说：“太公，好在你教一下，不然，到现在我还没卷好呢！”铁锁鬼虽然明知廖昆玉借故偷懒，但也无可奈何。

廖昆玉下田脱秧了，他弯下腰一棵一棵地算，每算30株才拔起来。铁锁鬼站在田埂上，看到他这个偷懒样儿，气得两眼喷火，不禁大声问道：“廖昆玉，你在搞什么名堂？”

“脱秧呀！”

“脱秧怎么要一株一株地算的，蠢猪！”

“咦，太公，你怎能这么得罪人呀，我不是先跟你讲清楚，我脱秧时有算吗？如果不算，这就没按合同办事了。”

“好了，好了，廖昆玉，现在开始，脱秧就不要再算了。”

“好好好，脱秧不用算，我也省了许多麻烦，

那就多谢太公关照了。”廖昆玉故意磨洋工还大话连篇；气得铁锁鬼的胡子象铁线似的直翘，半晌说不出一句话来。

当晚，铁锁鬼躺在床上，想起廖昆玉脱秧的事，越想越气，忽然心里一亮：明天叫他蒔田去，看他还有什么花招。

第二天早饭后，廖昆玉正准备到秧田脱秧的时候，铁锁鬼走来对他说：“喂，廖昆玉，今天你不要脱秧了，去蒔田。”

“蒔田？我不会的啊！”

“什么？”

“我不是先跟你讲过‘蒔田唔使讲’吗？你又忘了？”

“你说‘唔使讲’的意思不是说蒔田很有本事么？”

“咦，太公，你想到哪里去了？因为我不会蒔田，我才先明明白白告诉你：要我蒔田嘛，你就提都别提了。”

铁锁鬼一听，马上哑口无言，呆了好久才无可奈何地吐出一句话：“算了，算了，你就继续脱秧吧！”

(三) 割禾少留“禾稿髻”

打禾枝枝冇只谷

日子一天天过去，转眼间，铁锁鬼家的大片土地上，长满了金黄的谷子——又是夏收季节了。当然，铁锁鬼有着说不尽的喜悦，但也常为廖昆玉的捣蛋而呕气。

那天，天蒙蒙亮，铁锁鬼便叫家人敲上工的竹梆。对这个信号，不管长工、短工，谁也不敢儿戏看待，用今天的话来说，都怕“炒鱿鱼”。廖昆玉闻梆从床上爬起，揉揉惺忪的眼睛，还没走出房门，便听到铁锁鬼的命令：“廖昆玉，你今天到龙窝山下那块大丘麻去割禾，挑五担禾络去。”

廖昆玉到了田里，已见铁锁鬼站在田塍上，一板一眼的对长工们说：

“你们听着，割禾要尽量割低，少留“禾稿髻”；打禾要用力打干净，打到象廖昆玉话嘅‘枝枝冇只谷，听到没有？’”

“听到！”廖昆玉立即大声应道，一边暗笑不

已。他手抓禾镰贴地的慢慢割。人家割了满满的一禾络，他才割了一点点。铁锁鬼一看，火得头顶冒烟，厉声问：“廖昆玉，割得这么慢！你又搞什么鬼，你是吃屎屙饭的吗？”

“咦，太公，你怎么出口就得罪人呀？你不是要我们尽量割低吗？要尽量割低，禾镰就要贴地割嘛，那怎能快得来？”

“嘿，你这天杀的……”铁锁鬼被廖昆玉两句顶过去，弄得哑巴吃黄连——有口难言。愣了好久，才下个命令：“廖昆玉，你去和阿二一起打禾好了。”

“是，太公。”廖昆玉一边应，一边吹着口哨向打禾场跑去。

阿二是个三十出头的短工，是个粗眉大眼，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汉，臂力过人，打禾非常卖力，速度快，效率高。廖昆玉问他：

“阿二，你这么卖力，打得这么快，是不是有力没处下？”

“你这话是什么意思？”

“你再卖力，打得再多，连命都送在这里，铁锁鬼会思量你吗？”

阿二经廖昆玉这么一提醒，联想起铁锁鬼为富不仁的许多刻薄事，不禁频频地点头，说：“昆玉，你说得很对！”

“阿二，刚才铁锁鬼不是要求打谷要‘枝枝有只谷’吗！事实上，你再卖力，也不可能打到枝枝有只谷呀，不信，你自己去检查一下！”

阿二一听，顿开茅塞，说：“你太聪明了，我们一边打一边检查吧，于是他俩每打一抓禾，便一枝一枝地仔细检查，看还留有谷子没有。这么一来，比原先阿二打禾的速度就相去万里了。

过了不久，铁锁鬼来了。他定睛一看，廖昆玉和阿二在抓着禾的禾秆，聚精会神地“检查”稻穗，心里明白这又是廖昆玉耍的偷懒把戏，不禁火冒三丈，喝道：“廖昆玉，你在发狂还是发癫？打禾怎用一枝一枝看的？想偷懒就什么鬼主意都想得出来。”

“太公，你实在不讲道理，我应招时就跟你保证过‘打禾枝枝有只谷’，你也叫大家照我的话去做，为什么今天反齿了？请你想一想，如果不一枝一枝地检查，你又怎能知道‘枝枝有只谷’呢？万一有一枝留有谷子，岂不又要挨骂？！”

他停了停又说：“太公，这样好不好，我抓一

把禾给你，你用最大的力气打，不要枝枝检查，如果能打到‘枝枝有只谷’的话，就把我全年的工资扣掉；如果有一枝还留有一粒谷子，就罚你给我双倍的工钱。”

铁锁鬼一听，马上猛醒过来，原来自己说话给廖昆玉钻了空子。只好憋着一肚子的气，“嘿”的一声拂袖走了。走了几步，又回头对廖昆玉说：“廖昆玉，明天开始，你就在家里干杂活好了！”

（四）百七八两三担

铁锁鬼一连几次被廖昆玉当猴耍，实在十分气忿，心里想把他辞掉，却又找不到正当理由，生怕提出来又给廖昆玉“将一军”，因此，只得忍声吞气。

一天，太阳下山了，田里打了几十担谷子要挑回来，人手不够，要家里的杂工去帮手。铁锁鬼走到正在喂猪的廖昆玉面前说：“喂，廖昆玉，田里放着很多担谷子，让朱二妈喂猪吧，你去帮手把谷子挑回来。”

“好，我这就去。”廖昆玉爽快地应着，并马上行动。

廖昆玉拿着一根扁担去到田里，见每箩的谷子都满满的，便大声说：“这么重我挑不起。”说着就到处找空箩子，说要把满箩筐的谷子一担分成两担。大家都挑了一担回来了，他还在东找西找。铁锁鬼见廖昆玉久久还没挑回一担，知道他又在搞什么把戏。于是他又亲自到田里去看看。嘿，不看犹可，一看，不禁脑门冒烟！原来廖昆玉还在自言自语说：“这里找不到空箩子，就只好回去拿了。”

“廖昆玉，你又在搞什么名堂？”铁锁鬼走近廖昆玉面前恶狠狠地问。

“找空箩子呀！”

“摆着这么多箩谷子不挑，你找空箩子干什么？”

“我看到每一箩谷子都满满的，一担最少有百二斤，不把它分开点，我哪里挑得动？”

“廖昆玉，你不是说挑百七八斤的东西也可以挑两三担吗？你为什么说话不算数？！”

“唉呀，太公，你搞错啦！我是说百七八斤的东西，分成两担或三担我才挑得起呀！”

铁锁鬼一听，傻了眼，气得满脸通红，牙齿咬得“格格”响，半晌才气呼呼地说：“好了，好了，廖昆玉，知你‘路数’了。你挑不起谷子，就把田里的那几担禾络挑回去吧！”

“是，多谢太公关照，”廖昆玉又演了一次耍猴戏。

注：兴宁人的“路数”一词多义，用途甚广，大部分用法与“希望”一词相当。如说“有没有希望”，兴宁人就常说“有冇路数”。这里表示“手段”、“花招”。

（五）驶牛叮叮转

一天，廖昆玉正在喂猪，铁锁鬼偕长工“猪屎嫲”走来对他说：“廖昆玉，驶牛的阿宝病了，今天你就去犁田，喂猪的活就由“猪屎嫲”去干吧！”。

“哪里驶？”

“细肖屋面前有一丛大麻竹的那块”尖尾丘”驶。就那最后一丘了，要犁好，不要再搞什么鬼把戏了呀！”

“好，我这就去，太公，你尽管放心！”廖昆